

集部

空同集卷五十四

明 李夢陽 撰

序

贈李九江序

李君為九江府三年而郡大治居無何懇乞致其仕歸乃進君江西右叅政歸自君治九江捻猾者逡逡無敢萌也曰官無如今守廉又明非公者縮無敢君干也豪强仆於其嚴良者恃以安也上令設非其令遠民好君

執而不行讓言至君徃面爭然理勝爭卒無撓者令者或强之也君則毅然曰官可去決不可阿竟不行於是九江惡者不上之也他非令不至于民民亦不知有他令非於是士專其業工賈坐肆盜背其境農嬉南畝此損民之效也損則不擾不擾則民附民附君乃君懇歸也又放君歸於是民始疑民泣涕咎君曰夫自走省人事迄今須白蓋目覩十易守矣號稱治者非必君廉也廉推則公銷公銷則明夷明夷則威弗立威弗立則豪

强不仆也豪强不仆則良者摇六者殊途而相須誠如是有能爭非其令者乎即爭能竟弗之行歟非令至則民擾擾則四等各失其業民即失其業不治走目覩守未有不稱治吏遷也君胡不少奈而歸士解之曰嗟蠢哉民獨立者危方上者災故非令不至於下而傲譽必騰於上楚謗有之曰剪穢長穀言思慝異情也故良者暴之闇也威者猾之讐也太明則闇忌秉公則私惡抱廉則汚讒何則物以反仇也君烏得不歸也或曰夫堯

舜在上巢父洗耳張摯二疏之倫談者尚焉故聖王必有不可致之賢而君子必有不可縻之節而後淳風可行也閭之羅公曰世號稱名流善文章說道術深藏閭穆乃其心特眷望市高以取崇位博鉅貲媒富貴耳於中非實有也一遇事變小則奉首鼠竄大則有不可言者矣茲其言雖激然要亦有徵焉今李君歸陟之以華階褒之以渥辭安知上之意不為礪頑風懦舉而使履道知幾者勸哉

贈何君遷太僕少卿序

何君以河南左叅政而遷太僕寺少卿人曰髙其地厥階縮重入乎或曰脱繁哉予曰拔才也以嘗歴試然亦漸耳既入必重庸君往予謁天官公會公自西來謂予曰項覯子元清理西北馬有巨才云夫子元才誠巨使握大藩柄敷化而弘載民汔康乎夫馬之政一焉耳拘而簡以君遷不優馬後民哉斯非諳夫馬者也馬之登耗國之舒慼係之矣是故丘甸歳取圉事嚴矣數馬以

對寔富占矣駃牝強衛斯臧輿魯阡陌成羣漢以張矣是以兵戎之事顒碩佶閑詠者侈馬比足同色國者弗之㣲也然古之人思寓馬必民也至有復其三卒免二丁者備矣而猶責之官何也政非人不行也故有張萬歲為太僕而後天下以一縑易一馬今監苑無陳堯叟勒石之功茶馬非李杞蜀市之嚴而編戶馬有文彥博難耕靡息之憂卒有急則太僕每發帑金市之民今之民非嘗復而免者也遇市則昂其直直昂州縣官必區

畫副之矣副之而有不朘民者乎於是馬蔽而民亦大擾故謂馬之政一拘而簡謂君之遷優馬而後民者非諳馬者也辨者曰何君前清理西北馬嘗糾勢官私田湖益馬歲入約數千金行期年矣然卒弗行也於時君復有馬政之章畧曰私茶不絶勢鹽不革馬卒不登亦未聞措之行今即遷茲官能使馬遽足而民靡擾乎夫道以志行官以誠守時非逆度知之而弗白非仁當行而畏縮非勇相幾審力智斯立矣以君才誠重庸君夫

奚往不可矣而但馬政哉君賚方岳諸公以君行也思有贈於君而屬予為之言予非度時誠守行志者也而從之言以鮑子知我也

送按察使房公序

今孰不曰軒冕儻來物耳夫凌風排雲鼓翼於九天之衢以赴功名之會斯豈非吾所深願至欲哉然而時有遇不遇故富貴者趙孟我者也得之非我加失之非我損何也以在外也及既失之也則又卒面目無彩澤戀

惜懊悔中怩怩弗休斯非所謂言是而心違者歟大抵
朊屣名利有三難奮激不顧一牽於妻子二以官為家
三今欲一旦趍乎三者視其官如塞翁之馬孟敏之甑
先幾勇止内無絓胃色不黷如窮約靡悔斯其人亦罕
矣故曰笑碎美璧動情破缶而況功名富貴之際哉故
官為家也官失而無家必曰悔不守井泉之俸牽於妻
子妻子必聒之曰榮進百足奮激不顧者失其官鄉里
人或侮之或其邦大夫過之不式時節不問遺必曰吾

謀再起以泄不平若是者其去也豈誠由諸心者哉任邱房公為河南按察使守一比法久而安矣無何上書乞致其事歸天子乃許進公太僕寺卿歸公為此内而弗謀妻子外而弗詢友僚書上而京師朋舊咸罔聞也命下也人疑而謦詰公曰歸有家乎公曰薄田足以耕敝廬足以栖家人安乎公曰安曰他日鄉里人侮公邦大夫過公不式不時節問遺公曰侮予何殆慢予何辱不去二者難必矣公拜命暨還儀度徐暢若有所負而

繹焉豁焉若有需而獲也聞惜其去公欲弗自勝譽其高然若靡能焉若公者不謂超乎三者之等而其去真由諸心哉夫人性雖同而品則殊著易識而微難察自是有向欲去而怵於侮且慢止也必曰茲非若不去而殆且辱也有向欲去而牽於妻子也必曰吾效房公不謀諸妻子有向欲去而慮夫無家也必曰薄田敝廬易辦也若是者非公啓之而誰也故君子謂公之歸有厲頑劘貪之功不誣矣公以進士歷郎中知府副使參政

諸官至今職唐相國琯其先也而居任邱實自關内徙因是於予有鄉國之雅而省司諸公乃復屬予曰房公之去人士惜之然亦高之焉子盍贈之以文於是乎文

送陳公赴貴州序

陳公之貴州左布政使也爰自河南右使往焉往之日河南左使臧公偕左右參僚餞之郊有舉觴勞陳公者再拜而言曰嗟遐哉夫貴州者古鬼國之域而西南之荒裔也不謂萬里哉陳公觴而酢之而再拜對曰竊聞

之王事無近有知道路之事者曰遐何難馬夫洞庭五溪天下之險也林箐岭屼劍峰指攢下視無地仰之無天苦霧蒸馬水則波濤靡際㣲風潩湧是險之至者也又草露蟲蛇之虞不可不戒陳公曰王生遇九折之坂叱御徑度狄相登羊腸之谷望雲徒悲故君子不以夷險異懷人臣不以非美殊志某也前甞歷匡廬泛彭蠡北涉并代揚鏕鴈門之衢飛葢白登之墟者屢矣然甞浮洞庭踐五溪徧沅辰之巉極徧鎮之區崇崇嶔嶔犬

牙相入者固貴之北隅也乃後復踰大庾登五羊返于江于淮于河以至于河南某者未始困于險也而險亦莫吾困問者瞿然而變色曰嗟壯哉且子何以治夷陳公曰竊聞之雨露不擇地君子不擇人故鳥獸悅惠豚魚及孚忠信篤敬蠻貊焉行夫自貴之開邦也列帝敷膏于上諸吏宣承于下官御惟備巨小相屬立酋世長因其勢輕徭薄賦養其力左輸右轉贍乎用甲胄以威庠序以教録俊登杰細繫大縻是夷而華者也某何敢

以夷治也臧公曰吾與子異域而均責夫封疆之官其責有五訓養先馬一以持之守之以寛詳出允納宣明别幽其庶幾乎陳公再拜而受曰旨哉敢不敬承佩君子之訓於是李子聞之曰諸君可謂善祖行矣一餞而三物備或問何也曰送而恤遐而險焉虞仁也仕不避難重險不懼忠也别靡忘規陳責必五義也仁以樹忠義以行之益之以貞何事不濟是一餞而三物備者也諸君可謂善祖行矣

送右副都御史孫公序

孫公為都御史赴江西也以李子嘗官其地問厥宜李子曰僕鄙人也宜何知焉夫不自政而謀人政者妄也不自陳而言勇則其言無稽敢辭翌日李子與客論天下之政而及江之西客曰孫公撫斯邦也境内獄省乎葢其人嘗為刑吏矣以平名又録囚斯也然斯邦也賦其允乎豪必自今推矣自孫之為參政為按察為右使所政知之也李子曰竊聞之天下一政因地異施故政

以位殊位由體立立體顯用藏諸其能是以米價之問智者瞋目牛喘下詢君子與焉故比條原情執而罔狥積孚而宛成者刑吏之事也懷矜剖疑義以斷例破堅伐幽録囚者之志也公符宣委亟恤緩徵叅政之義也持明懸平靡屈靡撓重輕付之吏嚴民畏按察之經也協寅敷誠可否惟貞右使之程也糾邪歇端屹然岳安百度貞焉都御史之賢也巍威履仁鎮危立利任怨而輕去挈綱而疎目 踖猾而矜拙巡撫者職也昔予官江

之西見右使者弗程也按察之弗經也叅者非其義行也私計曰撫臣必糾之然弗之糾也乃程也經也其義行也私計曰玆必敗之矣然卒敗之敗事巨曰三司如何咎也曰咎在攸司威武臨也若罔知聞也斯非鎮危立利任怨而輕去之道也及覘其日爲則簿焉書焉瑣焉屑焉矣耳故刑貴親太親則煩賦貴親太親則勞兵貴親太親則劇心煩身勞益之以劇則威不巍自用遺人則仁不廣仁不廣則拙不容威不巍則猾不伏此所

謂下行諸司務目而抛綱者也古之大臣不由也客曰某聞之君子異位而同功殊體而均效言有本也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言無往不可也孫公之撫江西也予謂其獄省而賦允也非欲其太親之也自程而後程人之程自經而後經人之經也經以立程程以擴義義以定志志以幹事則何豪不之推矣豪不奪則民志一民志一則重犯法重犯法則獄省獄省則賦可允賦允則盜賊不作盜賊不作則兵戢而無用

此大臣之業而廵撫之良也故曰同功而均效者此也越二日左使臧公偕諸寮來謂李子曰孫於君同年進者也同郎屬而嘗又共巷居其行也能無言哉於是李子以客問答語告臧子而臧子乃遂以李子之言告孫子孫子曰夫敷其義而弗指其事而顧宏厥辭李殆以言諱乎雖然非妄言者也厥言有稽矣

送右副都御史臧公序

大臣之出而鎮也必在畿甸之外記曰天子使其大夫

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是也方伯之國去天子遠故不可不有出而鎮之之臣出而鎮之不可不假激揚繩糾之權故又不可不名之監故監者主控遐固外顯寧而奠危者也今真保諸府猶古三輔之地所謂王之畿也乃奚取諸監而使之鎮也此救時而順勢之道也政要曰靡一一之又曰持衡之勢重則昂夫建本者未有不崇乎培者也今使之鎮而取諸監者非欲畿内地昂且崇哉直隷之府不相一非方伯國埒也勢不得更無監

故置監者又以一之耳此所謂順之也順勢以置監而監非方伯國埒之地則其體孤懸畿内近天子則美醜易達一分以崇本重邇以昂化非假之歲月不效故監直隸府視他方難也是以天子不易視監而監亦不敢視已易此臧公監他方請屢抑而獨監兹獲歟昔高皇帝置監也專任御史廵未始煩大夫也至今議者每私謂廵撫之官非祖制斯見弊而不見時者也彼徒以彼非便宜材也利已靡任怨日偎偎冀轉擢遂以為不必

煩而不知按者守恒者也撫者濟通者也恒者一於法通者兼乎化且今之撫者誠如名之陝以東異之關以西也亦何寧不之顯危不之奠而矧遐與外之足憂也夫眞保諸府古河朔之域而武悍之國也西臨阨塞三關據焉已巳之變賊甞抗刃飛狐而飲酩倒馬矣日者流賊之起也夷恒山之堞而焚易水之臺者幾矣是其地內而外邇而遐者也與古之畿例異而事兼夫以昂化重邇崇本一分為已任而益之以內外邇遐之兼此

臧公監他方請屢抑而獨監茲擭歟古人有言曰圖治於難言不可不慎也今以臧公才望此官此地然常自曰天子不易視此官此地某亦何敢此官此地易行也可以側耳風政矣先是孫公以右使為此官江西臧實偕羣寮屬予文乃予今不得不文於臧者其義猶孫也

送童公赴京尹序

童公之為順天府尹也以河南左布政使府於省體亞尹視使品殿然非名使因尹擢非大名使即尹因兆也

斯非内重外輕義邪童公之為左使也幾三易年矣擬擢公都御史暨卿者屢矣乃竟擢公尹又北也非以公名使又大者邪天下之勢地近則難制荷重則難力體雜則職易撓順天者古京兆之地而尹猶古之尹也輦轂之下棼糾盤錯動干貴豪暮謀于幕朝諠于朝所謂河南帝城當近臣斯謂近而難制民之受病譬如木蠹朽自内始勞者欲息瘝者欲瘳禁邪袪害一趨同俗邦畿既熈四方是承厥機惟尹尹之輕重畿甸以之斯謂

難力夫尹卿相之次也簿書期㑹猶云有司故其體差異史云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專而治者也今之尹若是乎斯謂難職處三難之地誠非大名使不可而以任公則公之素不推可知矣予甞竊論天下之政恵流威立信執義斷非通弗濟有容乃大故體心悉情布慈敷温敲朴靡施此可言恵而不可謂之威端嚴廌厲望之肅如逦慄遐懼此可言威而不可謂之信令行禁止畫一靡移此可言信而不可謂之義破幽剖疑不吐不茹苟

有弗合死生以之此可言義而不可謂之通曲成委說從之弗失已違之弗敢懟此可言通而不可謂之容法坤之藏準師之畜含垢掩疾不動聲色網舉目清有斯六善而後三難可行也何也尹也者卿相之次也故其器常患不洪然猶有司也故其才常患不通而又益之以義信兼之以威惠此天下之良也童公有焉尹不足為矣公揵為人也以進士歷都給事中參政左右布政使擢今官云公之擢今官也三司諸大夫飲餞于公分

燕于私備矣已而相謂曰伯叔倡和載之詩回路相贈述之禮言昆弟友朋非言莫申也夫寮也者義猶昆弟分則友朋者也於是相率徵言於李子李子曰夫童公者予知之素矣是卿相之器也有六善焉尹無難為者矣

送陳公序

陳公以河南按察使而陞山東右布政使掮訊鞫典敷布遠刑獄就錢穀去糾擿司科催前以法今以教法主

義教主仁是陛也階崇而職異矣於是有問李子者曰君子有遺慮智者無兼能陳公固才臬將復才藩乎李子曰考來於往察隱於彰故往者來之證也跡者心之應也陳公嘗為令矣才令也為御史矣才御史嘗按察副矣才按察副而又使矣而又才使則今不才藩乎竊聞之君子異位而同體異體而同功異功而同心故藩臬臺邑者位也卑崇相承寬嚴以之者體也仁宣義決視履熙載者功也然發之才而由之心故迹者心之應

也夫牛羊之於人末也昔者奚飯牛式牧羊也移之官奚以秦霸式為令才斯何也通也通斯同同斯功矣是故邑可也臺可也臯可也藩可也如孔子委吏可也乘田可也中都宰可也魯司寇可也斯所謂證諸往者也不然必自計曰吾奚藩奚臯奚臺奚邑官至而後習斯學養子而嫁者也故同者由之心者也異者即乎事者也功者證乎跡者也體者存乎位者也通者貫乎一者也問者曰若是則陳公進而卿不為名卿乎李子曰名

卿哉曰名相乎曰有本矣

何公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序

何公以都御史巡撫我土再歷年乃有今命葢出臺而就曹輟綱維而佐水土者也以階則六佐為崇以官則司空古列之三公以職則今散而前要以地則北重而南輕矣是時何公年將耆尚未子會又喪其夫人乃公懇疏乞歸或問李子何公歸允乎李子曰弗允曰奚知其弗允也曰以公之德之功知之竊聞之為而靡撓之

謂執同而罔隨之之謂介小而容之之謂恕存而念之之謂厚諾而終之之謂忠先而鑒之之謂遠優而俟之之謂大斯七者古所謂德之經而政之所由行也是故是人也治朝之所必庸是以在下則陞在上則旌在野求之在位明之夫何公者德而位乎上者也方將明之歸何可得矣在乾之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今皇帝繼統也乃夙夜思德焉庸而處之曰爲矣撓乎同矣隨乎小或罔容容者厚乎厚者忠乎忠而遠乎遠而大乎既

見之而庸之矣八坐克矣乃又慮南有位焉若曰不仍虛乎若是則何公者即懇疏乞歸無允之矣或又問功者何也李子曰竊聞之政外無功故執則法立介則類分恕則愛擴厚則惇積忠則衆附遠則器洪大則量冨量冨則大事斷器洪則承荷堅衆附則易使惇積則易親愛擴則恵澤流類分則善惡別法立則紀綱修以是臨民無往而非政以是為政無往而非功矣故曰政外無功曰日者齊冦犯我東鄙也飛箭滿眼炎燄晝赤淮

泗河洛之間訩訩如焚而公乃仗鉞即戎指揮而平之斯所謂折衝尊俎者也及其明之也乃水土焉寄何也李子曰君子之政始諸身以加諸民曷為弗成曷用弗功詩云右之右之無不宜之是也何公嘗為縣矣而縣焉成嘗監察矣監察有聲為郡為臬為藩矣以郡以臬以藩名斯足以觀政矣何也德為之也故忠其衷也厚其徵也恕其行也執其操也介其節也遠其期也大其規也斯古所謂德之經而公之政所由行者也是故重

輕之者時俗之論也南北之者急要之心也明天子固且詔公入矣公行之日三司羣公餞之郊公曰幸問言於李子於是羣公乃造問李子而有斯序

贈翟大夫序

翟大夫者河南按察司副使翟子也翟子為給事中也劾章怒樞要坐是出補僉事僉事雖大夫然銀青而諫垣出是官也時眼恒卑之於是人咸謂翟子危或教之曲觧乃翟子則顔毅然曰得不得命知不知人非其道

以求之君子不為也況求之未必得哉居無何樞要者去於是翟子進副使階中順易銀以金換青為緋褐蓋驄馬英英赫赫奕如而巍如於是人則又咸為翟子賀乃翟子顧又歛然弗之居也曰夫君子之静也非以捷徑也其進也非恃幸也是故居盡吾職焉已毀譽何知吾量吾力焉已進止聽之故法者不任情以出入君子不低昂以狥時是故翟子蒞我邦也吏嚴而民降罪之靡究訟者寡怨行之三年令問彰顯夫是則翟大夫之

行焉已或問瞿大夫何以賢也李子曰人也殆有真貴者也夫有真貴者必有至質有至質者必有浩氣故氣者稟也質者成也貴者徵也今夫松栢固世之謂才也然斧之則析撓之則折火之則灰水土則朽乃若金玉之為物也從革罔渝瑟温而栗煉之愈赤寧碎靡蝕斯何也其質至也是故天下之言貴者未始不之歸也故詩曰金玉其相傳曰金聲而玉振之夫丈孔者古之大聖人也而賛之者必曰金玉金玉固知二物者天下之

貴也夫翟子者誦法孔子者也又恒自曰文王我師以是觀之殆有眞貴矣人也其質至也其氣浩矣夫是則翟大夫之行焉已大夫某名某字號青石子昌邑人也其爲副使也則嘉靖二年夏也

空同集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空同集卷五十五至五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駿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吳銓

空同集卷五十五

明 李夢陽 撰

序

贈郭侯序

郭侯為開封府同知三年人曰郭次公陞矣已而果陞而為汝寧知府人曰郭公將轉而為開封已而果又調而為開封李子曰竊聞之三王不沿禮五伯不襲智是故政也者因民而為者也故順時者致昌者也信謀者

審方者也俛志遲廻者後時者也今郭侯為開封也於斯三者何由焉且夫順逆者勢也大小者形也彼太阿鏌鎁於人非不利也設倒其柄則玩而不畏故曰徑尺之魚不遊於蹄涔横海之舟不納於江河今論者不察乃輒立議曰郭君必以其為同知者為知府又曰必以其為汝寧者為開封是何異於膠柱而鼓瑟者哉且知府之與同知其得為不得為至易知也夫開封者史所謂車馬之湊四通八達之衢也于今則有監守之臣有

臨轄之司有諸王之國其屬城則四十有三其賦訟徭役勾幹簿書之擾蓋奚啻十倍於汝寧而又曰僕僕跨鞍馬奔走逢逆如是而其勢能盡如為汝寧否哉且夫寛猛者人之所時有也孔子曰平易近民民必親之然而肉刑雖三王之世不廢此又何也故居上不寛孔子以為不足觀然攝政七日而即誅其亂大夫夘故曰寛于良嚴于猾寛主恤嚴主戒今郭侯將為寛者邪抑嚴者邪諺有之曰近火先焦開封近火者也百姓煢煢㰅

嗷難堪矣葢其地人衆雜人衆雜則其俗易偷而善造僞吏隷胥史之徒又輙相鼓扇葢盜奸即蹈死地罔避懼彼其乗肥馬戴貂帽著文綺衣者葢踵相接也大者白手置田宅與豪富埒矣此其責在知府邪同知邪余故曰知府之與同知其得為不得為至易知也且今人誰不謂包拯歐陽脩相繼為開封也葢拯以嚴峻起及脩代之用寛亦起夫二子者固並所謂有道仁人也乃其治同功而異義乃又並顯盛於世由是觀之為政各

任其性用情能附實則民亦易化故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今論者乃顧又謂郭侯必用其二不然且妨於政豈不謬哉

送陳汝州序

陳子以鈞州同知陞而為汝州知州李子聞之色沾沾喜幸曰夫陳子前為郎中矣至彰也然豈料其左而畀也今之為汝州即非彰也然關諸天下不細也夫天下事勢譬之弩也而其動則猶機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

氷至夫霜之於堅氷相逺也動乎此而應於彼乃若是神何也此不謂至微至微者邪故曰知幾其神乎夫陰陽善惡君子小人未嘗無類也故陰陽者形也善惡者行也君子小人者朋也形不獨立行不特成朋無逆從是以泰之初九曰抜茅茹以其彚征吉而於否之初亦云故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故朱博雖賢必俟其友乃結綬貢禹即非不肖然不能不因人而彈冠由是而觀方今無朱貢之

徒則已誠有朱貢之徒聞陳子與有不彈冠相慶者邪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且今人孰不欲富貴假令陳子巧詐善宦畢畢與世浮沉或富厚多金玉貨財無論一知州即令立致卿相大夫余何所喜幸焉陳子人品道德誠足為天下喜幸即令隐約終身予願為之執鞭不辭矧今為知州矧將彰而為卿相大夫記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今陳子亦謂之遇合者哉非邪鈞州知州李君將有禮於陳子念獨余與陳子故

同郎中也為友而又故知陳子於是乎來謁余以文曰邦彦不幸不獲交於下執事然知天下有先生久矣敢為吾汝州請然予聞李君亦令名豪傑人也因并告曰陳子行君亦可以彈冠俟矣

李君陞按察司僉事兵屯頼上序

兵刑天下之惡器也然聖王能使人不犯刑而不能使天下無兵能使兵設而不用而不能使兵一日而無食能使兵足于食而不能不分之以官何則專其事則有

緒而易理責衆則勞倍而鮮功昔周成康之世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可謂極治然猶羽旄章于禮器干戚存乎樂舞兵車藏于比閭故曰聖王能使人不犯刑而不能使天下無兵當是之時四夷賓服干戈朽於武庫然猶歲終計盈縮九年論耕畜故曰能使兵設而不用而不能使一日而無食及其立官則司寇司刑司馬司兵司徒司食故曰能使兵足于食而不能不分之以官今按察提刑官也益之以軍馬城池則司馬事也又埤之以

屯田則司徒事也是故其境內刑有弗允以問司寇司寇乃下而問按察兵有弗修以問司馬司馬乃亦下而問按察食有弗給以問司徒司徒乃亦下而問按察按察所主之境地誠狹也兵少也屯寡也猶之可也今李君主頼上之境其地跨江淮邉四省而犬牙民健訟而善潛非必巨獄以隔別雖小亦頻年無了期李君信善刑然能使之咸允乎葢所轄衛兵率萬計其官率各奴戮魚肉之又素跋扈稍繩則亢大繩則訐更大則計脫

之君即善兵能必其無不修乎又屯田疲弱不盡貇豪强占膏腴租入或於私門逋欠積而牽連李君即善調食然又能必其無不給乎余故曰責衆則勞倍而鮮功雖然得其本萬事理李君固明恕剛慎人也識高而變通夫明恕剛慎者政之本也識高變通者才之緒也以此治事尚有不允不修不給者乎且君故為司寇屬至著也又出而知陳州矣此所謂賢練之吏也如此而尚有不允不修不給者吾弗信之矣今天子决决明斷方

祛故布新他日或問江淮間刑於司寇司寇誠對曰允矣問兵司馬誠對曰修矣問食司徒誠對曰給矣又咸曰此蕪衆責而能功者也則君不謂之得其本者而誰邪三卿者佐今天子用之天下者誠皆有本者也則刑不可使之犯兵可設而不用食可無不足也此所謂聖王之治也

送梁處州序

同年者擢同年同部者序而送馬義起也葢惟我癸丑

之在吾部者為然癸丑之在吾部者前後三十四人十二年間擢者二人又皆治郡亦寡矣前劉岳州徃王叔武首序之茲赝樞徃處州僉謂予當序夫序叔武備矣予何能復言然竊見自内補郡者恒怏怏不自滿非謂郡劇且勞而其勢有不獲盡專者邪夫以金緋坐堂上州縣吏承風走役悦則利怒則戚一郡之休戚雨暘寒暑山川鬼神之食惟守主也而按訊有推官収逋有通判兵戎有同知亮工分職各具成案而决于守守可則

喜否則懼如是而謂劇且勞而不獲盡專焉者何邪守誠曰是侵吾掌刑吾刑賦吾賦兵戎吾覈僕僕棊牘間日不暇給疑推疑判同而不之信而是三人者皆將斂避退縮雖有能靡所自效於是事有所不舉矣監者入其境則曰守誤之守誤之挫辱抑厄以衂其鋒州縣之吏觀望狎玩不復有所警飭亦宜矣如是而欲專欲不劇且勞可得邪夫三者達之天下者也應樞是行將自刑自賦而自覈之鄉抑付之前所謂三人者而可否之

也應樞入吾部歷試八載聲稱滿人口性坦達無較是故天下之器於一處州何有處州在萬山中民質直簡訟蠢歲三四熟其租易辦卒伍句擾亦亞于他郡前三人者且各易為力而賢如應樞與之決可否而行之其郡不大治雨暘寒暑不時山川鬼神不享不佑有是理邪然此特予所竊見者爾不敢不為應樞告他則叔武備矣

送李德安序

李子同年進士曰李宗乾者以戶部郎中擢德安知府故事同部擢同部同進士者為言贈焉於是李子謂宗乾曰德安非古名郡歟是在雲夢之間矣其地高山廣藪利耕織樵牧水者捕魚蝦宅舟楫然其俗輕悍而健訟君子則多機術把制人是楚之遺也子往何以為政宗乾曰其信乎立于信措于敏貽于斷與厥休息如何李子曰善哉備矣宗乾曰何以益我曰無已則寬乎綜密以輔之乎且兩漢循吏子以為孰優宗乾曰無踰黄

霸曰霸無赫赫之譽若趙廣漢輩所為而天子賜車葢黄金下詔襃譽人到于今稱之弗替非用是道歟當是時昭帝立幼大將軍光秉政遵武帝法度以刑罸痛繩羣下由是俗吏尚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寛和為名是豈無見者歟夫守近民者也日理民為事顧率務體格靡所司察觀霸所為亦可以少省矣霸治民雞豚榖馬米鹽煩碎之務罔不精力某所大木某亭猪子尚應口道之況其他者歟今之守能若是乎宗乾於是起謝曰

吾性剛不奈事事傚子之言吾幾不政矣李子曰夫剛乾之質也陽之用也是故綜非剛則隳寛非剛則弛明非剛則苛敏非剛則息信非剛則變夫剛美德也吾子何患焉宗乾喜誦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乃再拜登車而别

送喬太常序

元年春天子肇祀天地既合羣神于南郊乃復遣使祠天下名山大川曁古帝王宗室王墓告始也書曰望于

山川徧于羣神是也自山以西其鎮曰霍瀆曰河海曰西海帝曰媧曰湯宗室王曰晉曰代曰潘則吾友太常少卿喬君往侍祠建節行葢道井陘泝太行南並蒲坂反于太原北抵鴈門雲中歷數月乃還往反葢數十千里按祀典王祀四望天子始踐位祀之廵守至其方則又祀之故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至漢宣帝令使者持節侍祠於是近臣始攝天子祀事而瘞帛載御祝與百神抗禮矣祀之義有三一曰尊神二曰尚賢三曰展

親夫昔代濬所謂文之昭也嫣湯古之神聖人也河海
霍望也於是時將天子精意能靡所弗享非太常所有事
邪太常掌百神之祀素行無醜於神明又晉之山川所
生也夫三者備矣非太常享而孰享邪是故孔子曰我
祭則受福言有本也山西連年凶赤野千里黍稷不植
牲牢蘋蘩百神之典將有所不給今天子踐始遣俊臣
往修禋事如是而復雨暘愆期甘澤弗降神曰失職賢
曰助慝親曰悖德夫山川鬼神豈若是極乎子行矣予

於是望之矣

送何職方序

今之所謂賤丈夫者非薪若瀺乎至其道山澤之事雖善方輿家言莫能詰其所從來此無他踐之實者言之切身親歷之與得諸口耳者異也夫言於人亦難矣兵也者難之尤者也山川草木之利疆異而界不同車騎步短兵長戟劍楯矛鋋弓弩之施又相什百不齊故曰大小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彼坐高幄擁僚佐談萬

里外事設非身踐其地信才且知而克一一中哉趙克國漢名將也及討西羌則曰百聞不如一見顧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則兵果易言邪新天子即位鋭意戎政乃敕司馬卿屬數馬于邉鎮而榆寧肅三鎮則以彬陽何君往君少年負駿才至于兵戎之事又為長茲奉璽書踐萬里之域異疆殊界將靡所弗陟竊於君有賀矣君前在職方圖天下地形寢壁上號曰卧遊予間叩之曰吾得其形焉踰年又叩之曰得其勢焉再踰年曰得

其備焉然終不以是自是而予亦不以是是君者以未踐也天下之患莫大於西北邊西北邊莫大於榆寧肅三鎮者君踐有日矣歸坐高幄擁僚佐談萬里外事尚有能詰之者否邪予于君之離是故以之賀而不以悲君幸勿謏曰吾之行數馬焉耳矣

送程南昌序

正德元年秋九月户部郎中程君拜南昌知府之命是日朝士大夫咸歎息為君惜謂君守南昌弗宜其言曰

南昌省下郡俗𢮦狡健訟君非法家者流性簡靜鮮事事又恒疾信若是南昌不置守乎夫天下性同也南昌之人獨不守同乎守之於民以分則帥也義則師也親之則父若母也父母師帥不可以𢮦狡逆其子弟子卒徒而爲之守者以之逆其民欲民之不𢮦且狡得乎假令程君斥簡以狗擾擯靜以狃暴治其民而民從之且猶不可而況未必能治治之未必從乎且天下之事不能皆試而爲今舉其大若要者錢穀甲兵訟獄三者而

已必欲其皆試而為必從事於衡石矛鋋桎梏之細而後稱司農司馬司寇之位設終身不為司農司馬司寇而前三事者將終身不之諳乎程君固未始試司農者及仕為司農屬即赫赫以能著稱今往理郡訟有不著稱者乎父母之於衆子有訟未嘗不斷斷之必當者其視均也有不是未嘗不撻撻之不怨者其愛等也非均且愛必不能服其子之心惟師與帥也亦然君苟以施之子者施之南昌之民南昌之民必治治則不爭不爭則

化化則其功易叙當是時我冠坐堂上百胥羣姓奔走承奉於下豈必强力者而後能邪故曰操簡以御衆居静以制動此天下之政也予於君官同部又同進士不宜無言以别會曹長胡君伯雍合羣僚友以文見屬遂發其所欲言者如此

送馬布雲歸序

馬君布雲主事戸部四年矣一旦致其事而去同僚既醵為之餞而又屬予之言予幸接下寮日以簿書期會

為事其何言之能為雖然竊有聞焉君臣之義道不合去言不聽去不得其官去年及去疾去以予觀布雲年未及也非疾者也布雲前為中書舍人九載克厥職乃擢主部事布雲又克部事鄉督太倉粟吏不敢蹈奸於是舉督天津粟天津之人咸籍籍稱明斯非不得其官者也非所謂言迕而道違者也而何以遽去無可去而去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夫自士大夫以官為家進退之義擯而不講於是有老死于位而不悟者蹝行詭迹

之士遂宴然行列蒙詬詈不顧甚有病卧牀褥猶日探除拜問調遷者使其弗事事則已苟或事事而能以不得不聽不合去否也嗟乎子於是知布雲之賢也使布雲不得其官去言不聽去道不合去老去疾去猶為賢矧無可去而遽去邪夫宦譬之海也百險備焉逆之則危犯之則溺不知而不去謂之逆知可去而不去謂之犯布雲茲去譬若泝恬波而行與意窮極舍舟登陸其有不樂者邪布雲偉軀幹美髭鬚豪爽尚義少失意於科第

老復弗究其官必考壽樂其餘年必生賢子孫昌大其家不然何以與危者溺者别也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公自去歲上書乞骸骨上察其忠誠勉留之至是三上書不許會公目疾引請益力上不得已許焉賜璽書文錢有衣一襲行之日冠葢車騎塡塞路衢道傍觀者咸歎息爭走覰公聚而轉相語豈不為至榮幸事邪議者謂公前以司農卿歸先皇帝特詔起之置之左右委以腹

心數名對訪延失得故每語屏從侍必移刻乃罷所謂帷幄舊臣者今天子幼冲煢煢在疚四境未輯忠鯁耆舊之臣不可一日去左右又大司馬者佐王平邦國者也公去誰與理邪公不聽比去議者以聞天子庶公有決志故卒不留公夫士有必去之志而後有不可奪之節故古之人有招之不可來而臨事麾之有不可去者豈不為俊偉烈丈夫邪為公者誠曰吾可去去焉卿又曰吾可去去焉大夫又曰吾可去去焉朝去一公暮去

一卿又去一大夫君人者必謂榮貴利達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天下之才亦必自以利其榮貴利達為辱若是即使公決于去何不可邪知天下之才以利其榮貴利達為辱將遂以是風天下故卒不留公若是天下之願仕於朝者且駪駪至也先王之訓人也語交際必曰義進退具焉先之以幾顯微生焉决之以時消長形焉故士義者貪昧幾者危悖時者殘三者有一焉上之人必賤之曰是求榮貴利達者夫惟賤之也故天下之願仕

者不至故曰即使公決于去何不可邪公前為司農卿諸生以郎吏事公洎為大司馬公以舊郎吏又數數見愚無似誠不能狀公然竊知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是義也易曰不俟終日殆公之謂矣既相率祖公于都門北地李某乃謂之序

空同集卷五十五

空同集卷五十六

明　李夢陽　撰

序

贈豫齋子序

豫齋子者歙鮑氏輔之號也鮑氏三歲而喪母十六而商中年出分五十而行成家就君子謂其行有合於豫於是字之曰以立言凡事豫則立也又號之為豫齋子言其立本諸豫也或問李子豫有說乎以加鮑子李子

曰豫有四義先事而備者貴其幾居順而防者戒乎逸既成而受者羨乎享隨寓而遷者用乎時在易之豫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葢言幾也先事而備者也然在初則鳴于三則盱于五則疾于六則冥何也斯所謂戒也故不幾不知不知不戒不戒不享享者何也二之貞吉四之盍簪是也然必由于戒何也時與位殊也夫天下未有不生於憂患者也鮑之為人也未形而識微垂成而慮患大諦而小詳情深而意遠乃其商也察低昂酌常

變齊盈縮審棄取故其利恒數倍而䬶之分也二百金耳十年乃有金二十百然皆分內無刻削掮心之行斯何也先事而備者事無不濟者也斯豫之幾也然它商利則率侈華盛以明得意鳴箏竽挾妖艷策肥茹甘乃䬶子則顧益務實守約不鳴不肘不疾不冥語人曰官息於宦成病加于小愈家毀於縱財耗于奢故其日費有經歲計有紀久於外不近婦人亦以表範于朋儕斯所謂居順而防逸而能戒者也故其貨積身安子孫成

立年近五十言行重于鄉評斯不亦享矣乎是故君子與焉稱豫齋子豫齋子云乃鮑子則又仁藏而義顯往往濟急而扶危以為自事李子曰予觀鮑子之行而知豫之道該也何動非順何動非時順而復時乃何行不成矣歙君子曰鮑之父殯也久矣而輔也匍匐山林竟獲地葬焉斯亦順動之一歟李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鮑子其得天者歟然由諸豫也是故稱豫齋子

贈蔡濟之序

蔡生鼇中武第歸李子喜造焉已而嘆曰析薪有理導民有以蔡氏之謂哉予於是知國之有紀也昔者先王之導民也不欲其獨文也是故生而懸弧長而佩劍隙而蒐狩敵而戈矛然又不欲其獨武也於是迪之詩書習之俎豆軍有軍禮射有射爵是故其禱君也曰允文允武臣也曰文武吉甫言不貴獨也後世典用既殊猛悷各逵逢掖寡斷介胄愚粗位乏蕉材迄於有今制定

科輿策收射徼遂使彎弓兜鍪之夫有揖讓折衝之能是故據要擁纛綏内和戎匪官之曠有紀之證也然蔡氏膺之厥子是繼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蔡之謂哉左史王公曰鍪之㫝祖挺自行伍連帥有聞施及厥父四世矣鍪之祖徃訓之家曰慎爾戎事無忘厥文鍪之父又謂鍪曰小子勗哉爾祖有訓是故鍪之父兄弟竝興文武各第立幟揭憶雙璧是輝鍪今繼之厥後足占矣李子曰被風者偃得源者永國之導風故其行速家

之導源故其獲深微王子予詎知蔡之能家也封邱黄子曰李子善言國紀王子善言家訓雖然遺厥本矣匪德弗承匪德弗啓西疇公儒雅弘裕秉直而布誠忠上而信下具兹五德矣是兼材也有子如鼇宜哉

贈王生序

夫華池西鄙之砦山也其俗牧樵衣裘氊不識文字其地苦寒其人民零散而艱難然其地頗産王生王生者則詩書衣冠徒也余之寓華池也在弘治丙辰丁巳年

其時王生始遇余而從之學夫王生起家非衣冠故族也無詩書之世業也窮僻寡陋鮮同聲之冑也一旦棄牧箠豎褐挾册書從予學是謂耀至寶於汚穢之鄉秀芝蘭於叢棘之中卒奪巍科致身顯名豈不謂異常之士哉後十餘年而當正德巳巳王生自京師還而過大梁見余然猶為青袍生塗路坎坷於是告王生曰竊聞之富貴在天行藏有命久速有時古之人不有起自寄食牧豕而身為將相者乎豈其始才知弗人若哉亦時

有遇不遇耳故曰雖有至寶自售則輕芝蘭逢春香乃發生故不務修己而求富貴者謂之遠天藏而求行者謂之逆命久而求速者謂之悖時斯三者君子不由也子之歸亦修己以俟其自至者矣耳王生曰夫孤立鮮就獨行無成余處窮僻寡陋懼不修也乃今聞教矣

贈佘思睿序

夫舉其身而豫能自知焉者寡矣故壽夭吾不得豫知其壽夭疾病吾不得豫知其疾病禍福吾不得豫知其

禍福子孫吾不得豫知其賢不肖故欲吾壽戒凡戕吾生者已矣欲少疾病不為諸致疾病者已矣欲寡禍我不為禍端已矣欲子孫賢教子不為不賢已矣我教之不為不賢乃仍為不賢也此下愚不移者也古之人有焉丹朱商均是也我不為禍端而或禍我也此旡妄之災也若孔子厄宋魋曾子避越寇是也不為諸致疾病者而疾病也此謂之命也冉伯牛是也不為凡所戕生者而弗壽也此之謂天也顏回是也夫六人者皆大聖

而大賢而其遭乃顧感若是夫佘思睿歛之田野氓耳未必有聖賢之行也今其三子皆克家是不為不賢也夫婦各八十餘歲是壽者也然又康强是少疾病也生無災厄是鮮禍也則何也李子曰夫天道好生而福良人道積善而有慶故人不必皆回能弗戕其生雖有不壽焉者寡矣不必皆伯牛能弗為諸致疾病者雖有疾病者寡矣不必皆孔曾能自不為禍端雖有禍焉者寡矣不必皆堯舜能教其子孫不為不賢雖有不賢者寡

矣故曰大小之應捷於影響今思睿兄死無後不利其財事其母以孝聞非自求福者乎寡慾慎躬非不戕生者乎且又何疾病矣躬行率其子孫非教之不為不賢者乎故曰人有必壽必壽而不壽乃始曰天有必不疾病必不疾病而疾病乃始曰命亦有必福必福而不福乃始曰無妄之災教子有必賢必賢而不賢乃始曰下愚不移故曰影響之道大小以之處常則雖微必應遇變則聖賢不遭嗚呼善觀思睿者其知天人之際乎

贈汪時嵩序

鮑輔氏告我曰歙有淳行人汪時嵩者於輔外舅也而今六十矣輔聞之六十始壽夫壽未有不文以彰也而彰也必頼於名文敢請予曰未同何言為夫不知其人而頌之者佞也敢辭鮑曰時嵩可以文者五焉予曰五者何也鮑曰汪鉅閥也系出越國公華而時嵩祖號碧山翁者以文行稱嘗樹桂堂前桂至今存也以是厥里名叢桂云斯亦足以呼喬木家矣夫汪閥鉅而繁人而

時嵩長於其行至百三十人餘焉長而義鮮不悅也夫勤儉和審四者士之優也而時嵩有焉是故以商則順以耕則獲且今喜談而樂道者非謂久而同居者罕聞哉而汪氏同門出入内無間於人言今十有一世矣予曰嗟予聞諸君子禮以義起文由譬闡行以類求故人情莫不有親親之莫不愛焉愛之必祈之曰百壽不已必曰千壽又不已曰萬壽壽之而假文焉行茲非先王之程也然厥義存焉甥舅者婚姻之經也推内之愛以

愛其所生而丈以壽之禮也故曰禮以義起鮑君足當之矣夫丈者託物以宣者也故古之壽有曰日者月者山者川者岡者陵者松而柏者凡以達愛焉已矣適有叢桂於是作叢桂之歌歌曰有樹偃蹇兮堂戶君有瑟兮胡不日歌以舞金昆兮蘭孫沓以進兮朝歛篚兮暮擊鼓斯亦取譬闡文達愛之義焉已而聞之者乃曰李奚篤於時嵩夫子賤取斯于魯賢尹公擇友於學射王謝門閥朱陳世姻非其類者固鮮有聚者也鮑之父時

明者誠孝而著行君子稱焉而輔也靡較兄貧孤立而潤屋推計其姻門時嵩壽譽五者足徵已故曰行以類求者此也鮑又曰厥父永實生二子長則時嵩時嵩配程氏孝敬善握家有三子二女孫三人云

送史泰序

驛有舟有馬兼水陸者兼舟馬其最著自京師陸行南皆大驛大驛有馬其丞與州縣長吏埒富次則自京師水行不逮陸驛甚陸驛非閣大臣及權力所役使

不得除即除不購不得以為常人亦不之怪也史泰以陜西承差至京師不得為閣大臣及權力者使及除貧又不得購於是除平望驛丞平望據水僻軷之自京師水行不逮又甚臨行意忽忽不樂予謂之曰子聞周官乎周官雖早末如遽傳牧廐各慎厥職惟厥賢故天下大治昔者單襄公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為其候不在疆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占其國有大咎曹之候何戈與祋能稱厥職詩人歌之今之驛即古遽傳寄寓施舍丞即

古之候也且若等向非齊民邪以承奉奔走之力天子録之俾列在末官豈謂思與州縣長吏埒富邪何為忽忽至此史泰曰今號明經居尊官職宣助教化乃日務富厚蓄金帛為子孫計夫驛至卑也丞至末也奔走承奉之職易稱子何望之過哉予謂之曰人之美劣不係官之崇庳古之人歌之咎之獨非此等官邪假令若等不慎且賢即已誠慎且賢孰謂無助于治哉法驛丞得捕邏境內録其績夫平望盜藪也輕舠利刃出没雲濤

煙浪間至横也子西北人也壯膂力精騎射即其所事豈直奔走承奉間邪史泰曰然徼子無所聞教史仲成者永樂間都御史也有風裁慶陽安化人泰其孫也泰於予有爪葛故於其行為之言

送嚴世臣序

教人者固教於人者也其始教於人也見彼嗜酒喜賓客怠厥事諸生以所業請輒置諸案上不理數日再請曰姑徐徐再請乃不得已朗誦一過指示之曰某善某

疵某不愜吾意更為之更為以請亦復若是因循歲月計餽遺腆薄為憎喜有它故輒取憎者而撻之諸生信謹厚有不退而心非者乎夫吾既退而心非之矣它日以所教於人者教人可乎葢教官卑而禄薄俯仰不贍鮮有弗蹈于是矧鬱鬱衰邁之士竊升斗以苟朝夕彼始雖心非其人而終不自持者豈少哉嚴君世臣少好學負大志累試有司弗偶年踰四十始取賔貢拜大名府教官以歸君曩在諸生列端方雅飭見禮於其師師

有弗義輒從而爭之人謂君它日必為良師茲行也其不以教於人者教人必矣其終能自持也較然矣予既重君之為人又喜大名得良師作送行序

贈王弘化序

弘化湖西人侍其父地官大夫北學于京師去歲則從其外舅康大夫館于汴館禮既成將復學于京師暇日因谷生者來顧余曰願以言請余席未暖且北行況未同而難言辭謝不敢受弘化五顧余而意益堅以書諷

谷生者至再至四夫弘化之好予言亦至矣弘化少歲有俊才出而壯觀往來燕趙梁宋間車馬僕從光耀氣燄意者恐人不肯言而乃屬予言之歟夫當是時誰不願因言託交于弘化因弘化託交于其父其舅弘化第未始有請耳庸有請而不言者乎顧獨懇懇于未同而難言者予固謂弘化將求益於是行也弘化陶成父舅師友之賢覽都會文物之盛所以修于身見于世者宜無不備而復求益焉何歟余不幸學古未成反戾于今

質劣以阻合踈散以招謗方恐懼退畏以求自新雖有一得弘化能相信不鄙予故因谷生致意曰願弘化行其所學求合于古而不必拘拘於今是行也請于其舅其父再請于其師以予言為何如也

送左載道序

君子之仕也非為人也人之望於君子非欲已悅也然舍是二者則難乎免于今之世令卑而近民者也卑則易凌近民則難稱易生忽難生畏夫茍忽之矣雖無心

於已悅而稍不如意則怒苟畏之矣雖無心於為人而稍不如人意則沮斯二者勢也及其弊入境觀逆入邑觀趨去則觀所將苟無一失于是稱之曰良令良令匪徒稱之又從而薦之為之令者惴惴焉亦惟恐失諸是以為之辱故凡可以悅人者無不為矣如是而謂令不古若尚安咎哉昔子路治蒲三年孔子入其境曰善哉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忠信以寛矣至其庭曰明察以斷矣吾儕誦法孔子者所望諸人與所自為乃若此無

慼乎今之不古若也左君載道舉進士拜永年令人亦不之悅銓司聞之曰不為人者必能為其民盍再試焉於是改太康令三年邑果大治上其績於銓司銓司喜曰吾聞若令一而民聽所謂敬以信者邪又聞若務大體靡所苛察然自其治邑境內無宼訟所謂寬以斷者邪設有未至亦吾夫子之徒也大嘉異考上上嗚呼世有特立之行苟無深知而能免焉者寡矣君子而好古者觀於載道亦可以自慶也夫

章園餞會詩引

章園之會賓一人升之主三人元瑞庭實其一予也園主一人千户倫是也亭設四几上三下一升之居中予以齒居左皆專几元瑞庭實則共几而坐元瑞居庭實左下坐而北向者園主也時升之報政將歸贈留之言皆不可少予誦杜甫千章夏木清之句為五鬮令侍子拈送焉予即得千字右旋而成句人人大賞異盍數之適然如此升之既得鬮義難輒避乃以次書之云曩予

會升之河西闕有傾葢之雅是時升之書學歐陽詢詩吾不知其誰學知其為唐也今其書若詩吾不知其誰學知其為六朝也說者謂文氣與世運相盛衰六朝偏安故其文藻以弱又謂六書之法至晉遂亡而李杜二子往往推重鮑謝用其全句甚多梁武帝謂逸少書如龍躍虎卧歴代寳之永以為訓此又何說也今百年化成人士咸於六朝之文是習是尚其在南都為尤盛予所知者顧華玉升之元瑞皆是也南都本六朝地習而

尚之固宜庭實齊人也亦不免何也大抵六朝之調悽宛故其獘靡其字俊逸故其弊媚詩云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擇而取之存諸人者也夫泝流而上不能不犯險者勢使然也茲欲游藝於騷雅籀頡之間其不能越是以往明矣予好文而未能竊以所嘗自規者為升之告試質諸華玉以為何如

空同集卷五十六

空同集卷五十七

明 李夢陽 撰

序

壽兄序

正徳庚辰之歳李有長公者年六十矣十二月十日其生辰也傳曰六十始壽於是都指揮同知霖僉事臣左長史春右長史昷訓導澤通判環司務彬儀賓正八人者為長公者壽登厥堂致詞而稱觴焉蔡子曰徳基業

昌而色而康申錫無疆鞏子曰智圓義方肯構肯堂於
祖有光王子曰夫鴻婦光偕老孔臧子孫行行郭子曰
子如鸞翔孫如玉蹌儼雅柔良趙子曰巍榭曲房紕衣
縠裳無眚無殃李子曰甫田穮穮有積有倉有牛有羊
黃子曰和親睦鄉族行宗強緜瓞苞桑全子曰禴祠蒸
嘗以孝以享威儀矜莊於是長公者前徧觴客謝而其
弟曰夢陽者亦前徧觴客謝申詞焉曰竊聞之好謙惡
盈者天之道也既滿知懼者人之要也故視履考祥者

終始之蹈也生而全歸者子輿之孝也是故君子聚之而必散以廣仁也負貸無必取以拓義也内交不狎外交不淫以存禮也豫患而前危憂深而慮遠以踐智也吾門一事之嘉也兄必涕泣而曰斯匪和之能實台祖與父之積即一弗之嘉兄曰斯匪伊之咎實和之弗德人或弗循也兄必訓之訓之而猶弗循也曰和弗忍弗之訓也人有急兄赴之赴之而弗及曰和弗忍弗之赴也故懦者懷其惠強者懷其義疎者慕其禮淺者服其

智此所以既富而人不忮布衣而有官位之尊垂老而横逆靡加諸身也斯長公之行也

姜翁夫婦八十壽序

人有言曰富壽康寧然論者必歸諸三王之世非謂其太和風熙無愁苦夭折之民耶雖然八十者於其時亦罕矣故其制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又曰八十曰耄此非謂其觔力智慮衰耶是故有罪不刑食則常珍于朝則杖夫使八十者誠易得也古之人豈宜優禮若此

哉然此亦謂其耄者耳非夫婦偕也假如八十而夫婦
偕又弗耄也若今長安姜翁者古之人又若何而優禮
焉嗚呼亦罕矣余讀載記上下數千年間夫婦齊德而
隱者吾獲三人焉冀缺梁鴻龐公是已然三人者史皆
不著其年設其年與姜翁比然未必皆弗耄也即弗耄
矣未必與其婦偕也嗚呼若姜翁者不誠罕耶不誠罕
耶且壽者氣昌而娛樂者之為也今天下民窮而斂急
輸不息肩徵弗停催亦甚矣姜翁顧奚所娛于心而使

其氣昌也余竊嘗觀翁夫婦矣並生于宣德初年是太和風熙之際也一宜壽齊德而隱二宜壽所謂栽者培之也其子判名郡振勵不辱其身養志率訓珍綺備矣三宜壽夫三者一係之天二係之人是氣之機而娛之要也故曰得機者昌知要者康夫若是乃其壽焉得而不偕也又安所得耄矣余往年道秦晉之境見山谷田野間多龐眉皓髮之民乃其年故不亞姜翁然徵輸比急愁歎貧病相與轉而之溝壑者殆半矣幸而存矣氣

昌而娱樂者幾焉於乎亦罕矣予於姜翁夫婦有深慕焉有深敬焉又有深感焉作斯序

封監察御史王公壽序

燕人王公就子養於河臺夫婦齊年而耋八月二日公生之辰也壽公者冠履闐門而入客目之而歎曰昌哉入見公癯而強也見公配李堅而貞和而神清出而曰康哉既又見其子憲君之懽其親也則曰養哉以告李子李子曰昌生之積康根於娱娱由養生養由心作四

者始天而終人者也故仁人修身以成其天孝子法天以永其親夫金石負質松柏耀材麟鳳彰德質之言氣也材之言植也彰之言時也故小大形之者氣之庸也完體佚用者植之功也務實生名者時之通也故耀非其時則有必養而無必昌植非其成則有必積而無必娛結非其氣則有必娛而無必永故壽者始天而終人者也客曰吁俞哉王公孝敬勤家聚而能分年彌罔渝厥配相之貞淑明惠德流嗣人非積者歟悳君慎官約

身若志養體居處順適耳目以和非由諸心者歟非心奚娛非積奚昌昌以其時娛以其植氣之永也斯其徵矣竊聞之引而無絶之謂永湛而樂之之謂娛安平緜吉之謂昌王公自兹期順為籛鏗為大椿有乎李子曰有哉孔子之言仁也曰仁者樂山詩之言孝也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山也又永爾類矣壽尚有旣乎雖然降爾遐福者天之命也修身俟之者人之正也故仁人事天孝子愛日言盡乎已焉爾公前以子封監察御史

而厥配李封孺人厥孫男子七人吁備矣

南園翁九十壽序

南園翁者京兆人也今年九十矣耳聰目明體履矯健喜飲酒然多而不亂與人奕竟日人以是疑翁而私相謂曰夫酒血虛則罔勝中熱者必病夫奕心機也即壯者奕鮮竟日也於是私相論翁一人曰翁之壽自為之也一曰養之備一曰主於積一曰生有之㢢言自為之者曰夫膏煎則涸燭風則淚故氣耗則損精搖則竭形

勞則憊神役則折言養之備者曰翁之子嘗巨邑矣復有二孫接步於巍科夫外足者内娱心歉者體顓耳目既和懽洽隨之矣故志廣者適氣舒者永旨甘日陳諸前紛擾弗嬰於中即弗壽期壽斯臻歟主於積者則曰竊聞之積水成澤積善成福翁教行於家化及鄉閭義形於斷仁闡諸施四者昌之道也烏乎不壽言生有之者則曰均介龜壽均羽鶴壽化工非私於松竹其於寒也獨榮斯無他定之秉者人莫之增也若歸諸為則頹

回豈夭札之行咎諸養則榮啟期九十帶索被裘行歌斯亦窘矣主於積乃跖則以壽終故金石負堅籛鏗引年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也二孫之過大梁也以其言告李木李木曰言生者拘諸氣者也積者修諸志者也養者兼乎外者也為者專乎内者也吾請諸叔父其叔父曰上古之民蚩蚩故其民上壽上壽百二十歲中古之民皡皡故其民中壽中壽耄耋季世之民勞故其壽耆而老者寡矣蚩蚩之民不知不識順帝之則者

也於是擊壤而歌曰帝力何有于我帝之世也皡皡之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者也於是鼓腹而游出作而入休王之世也嗟爾木汝以是足以占翁矣汝見翁乎蚩蚩者乎皡皡者乎

汪子年六十鮑鄭二生繪圖壽之序

汪子者歙人也而商于汴嘉靖元年生年六十矣九月九日其生辰也於是其邑人同商者鮑氏鄭氏繪圖壽馬一鶴立巉巖之上張兩翼宛頸下鳴謦日也日躍海

而升厥焰赫霞龍赤上則青松芘焉下則白濤沸焉雲氣旁流清飈渫焉懸蘿翳焉乃有紫草之英瓊芊之蕤媚礧砢而妍嶔崎於是李子聞之曰壽哉汪子圖獲之矣夫鶴昂藏弗羣者也非芳潔不啄非清泠不飲志在霄漢一舉千里斯天下之禽也然又千齡而丹萬齡而玄上仙之所親幸神明之所賓友造化者之所綏也是故壽者取焉非但長視亦以高潔隱處之倫也夫汪子者隐之市而處乎商者也出游者四十年無甲行焉乃

今六十無汚名焉固鶴之倫也二生圖之以為之壽不謂之獲哉故曰壽哉汪子昔者詩人之禱君也曰如日之升焉如岡如陵焉如松柏之茂焉而斯圖也三者具之獲詩之義矣夫君臣朋友殊分而同情者也故愛之咸欲其久久莫如岡陵次莫如松柏其大者莫如始日圖而禱之愛不啻鶴矣圖之情猶詩之情也故曰獲詩之義義發于愛仁之緒也仁不徒加義不苟受孟子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是也夫汪子者其仁人也矣汪名昂

字懋昂號松崕子鮑名弼字以忠號梅山子鄭名作字宜述號方山子

陳公六十壽序

陳公者鄖人也年六十矣神意和朗步健髮黰李子聞之曰異哉陳子斯謂自壽歟黄子曰何也李子曰古之壽以上後之壽以已曰壽夭筭也有人已乎李子曰吁有哉古者教民胎有訓生有將幼有習長有産其衰也則優之以禮崇之以逸於是有尊齒之經國養之文有

杖鄉朝之制有給肉帛之令有就見之體珍從之儀是故民至老無疢癘夭札之災生鮮窘憂而終之安然上之人猶懼遺也則又鼓南薰之音吹陰崖之律俾躋之一是故民鮮弗壽也故曰古之壽以上後世畊鑿作息弗時民始自力以求諸全於是以勤集用以儉省費以退消事以靜抑欲以適導性以愛親物以恕容衆求全焉以自其年而賢者藏也則恬邱壑甘農桑于于煦煦罔口世務而或未忘也則誨其子孫出俾與時翺翔曰

猶吾出馬耳如此亦恒安而寡災故曰後之壽以巳黄子聞之囅然而笑曰有哉夫陳公者七善具者也賢而藏夫身為封君彰矣乃猶野服於林石斯人者眞所謂力全者邪李子曰我明興也準古而酌今厥典備矣是故國無不養之老鄉無非齒之民肉帛之詔屢下而問卹之令恒申也陳公者亦謂三代之民非邪黄子曰某聞之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譬諸黄茂種美而地肥不有水旱之厄風雨之災乎故力全者人長養者時成之

者天故曰壽天筭也陳公𦳝之眞三代之民邪公號其居曰坦窩遂自稱坦窩道人子某以名進士官至山東叅議其壽之辰也為正德已卯八月一日會叅議君歸稱觴于家

黄太夫人八十壽序

黄太夫人者尚書黄公之夫人也初尚書娶于孫生三子揖霖彬封宜人矣無何卒而繼娶于魯生二子把桓封淑人矣無何尚書卒桓之官也例進其父母於是魯

淑人進太夫人封是時年八十矣諸郎在者彬與桓耳彬工部司務免居大梁桓南京光禄寺署正也奉太夫人於南邸工部之居大梁也立香几於庭日夙興几拜北向拜者四祝萬歲者三南向拜者四祝萬壽者三客問工部南向拜祝者何工部輒泣已揮淚曰吾母就弟桓於南邸已而又曰彬四歲而亡母辛魯夫人育之成成彬猶成桓也又曰桓今尚無子彬有今郎也魯夫人聞之日寄音思見之無異桓子也客問夫人耋而祺者

何工部曰母惠而靜儉而敬問四懿者何工部曰得之性而規諸行者也先尚書嘗謂母曰人附於惠神凝於靜家裕於儉德聚於敬是故母遵服之老而無懈節而有儀守一弗撓恕而罔私故既耋而祺天降之禧李子曰予於太夫人之壽而知天人之道也得諸詩三焉三者何也尚書公力德而貞業矩內而標外行于其室四懿是成非刑于寡妻歟二子勇脩克念異胞同心厥脩晚挺非永錫爾類歟嘉號載臨冠帔進榮非降爾遐福

維日不足歟客曰予得之易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工部曰予得之書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是故予夙與几拜北向拜者四南向拜者四

鮑母八十壽序

嘉靖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鮑母劉年八十其子曰崇相者汴商也先期馳歸謁李子請言焉李子曰予有天下之珍四畀汝歸而壽焉可乎崇相嘿無以應也心忖曰珍者言邪古之器邪今之寶邪既曰四非言矣徐請

馬李子曰予之四珍崑崙之桃扶桑之繭丹山之雛翰海之鯤也是四者足以壽乎崇相聞之默無以應也良久曰竊聞之有其理而無其事君子據理以訓來有其事而無其言君子即事以宣往夫殊陬異域有目所未睹人迹未之及如崑崙扶桑丹山翰海之倫固寓託之徵而荒唐之云也夫鳳之雛有矣如甕之繭天池之鯤王母之桃果有之邪今子謂之珍又以之吾母壽邪崇相惑焉是以默無以應也李子曰鮑商知道哉夫自世

之狃于夸也於是務文而擯實自人之習于偽也于是內畧而外詳是故事其父若母名號冠帔以為榮而辱其身者或弗之慚拜跽奔走以為敬而憂其親者則莫之恤牲醴稷黍以為養而違其志者不之顧也故壽其父若母繪西池之圖撰南山之頌誇東海之籌侈北斗之杓惟怪是逑而不復計事與理之有無今汝不予言之珍而訓來宣往者之惑不謂之知道何哉崇相曰僕世啇也自我先公輩有修而弗耀雖無所為榮者然身

弗敢辱也雖無所為敬者然弗敢貽親之憂也雖無所為養者然志弗敢違也是故吾為母壽弗敢述怪以速君子之譏而先生之言請焉李子曰夫予非知道者何言以塞汝哉雖然嘗聞君子之緒論矣居而養者以志壽離而養者以心壽心壽者使親之心常樂離猶不離者也志壽者使親之志不違居而安之者也汝商也有離焉以心壽可也心壽則樂樂則無憂無憂則無辱其敬親莫大于是崇相乃于是再拜曰天下之珍四不如

天下之珍一是故人有眞珍焉心之謂哉有眞樂焉壽親之謂哉

柏溪君哀序

柏溪君亡也哀于戚及其疎起之邇動乎遠葢鮮不愴焉悲也鮮不喞焉吟咨咨而音使人聞之鼻鮮不洟者鮮不泣然而淚也斯哀之至也李子曰哀有誠僞戚疎辨之賢愚之等邇遠見之何則哀者戚之之要情也舍是惟賢則哀之哀賢雖疏遠可也夫天下未有無從之

涕也思離愛析頓踴漣洏如求如失強寛弗觧泣至不期此天下之必情也何也戚之也小人之於哀也或飾詐以成勢則有抱嬰而泣者莽是也或諂佞以希利則有拜墓而哭者豁是也或破疑以濟謀則有沾衣而别者嶠是也斯所謂無從之涕也有為而哀者也故曰哀有誠偽戚疏辨之是也夫柏溪君東川之布衣也生無可借之勢殁無可希之利假之不足以濟謀其亡也戚者哀之疏者哀之邇者哀之逺者哀之斯何也天下有

必賢者也賢之則慕慕之則思思之不見則悲悲之則吟吟之則音音之則詩故聞而冀見之者景行者也知而重違之者存敬者也過墟里而欷歔者不必戚經祠墓而涙流者百世而同聽也如林宗孺子之儔是也斯哀賢之至也夫汞死於藥而飛於爐者以眞之必反也鍮亂金者也闇者金之明者鍮之以偽之難掩也故非賢而哀非戚而哀皆飾之謟之謀之之類也故曰得戚者情得疏者義得邇者狹得遠者廣疏戚邇遠之間而

人之賢否決矣柏溪君有子曰講舉進士過大梁言其父之所以哀而蓬溪譚子復語予柏溪君行予文成亦為之欷歔久之

余公挽歌詩序

余公為河南按察司副使三月七何遽卒其友人李子哭之見其挽者歌之一歌之百和之乃喟然而嗟也曰予觀詩書六藝之文至於論天道備矣其最明著伊尹曰作善降之百祥夫然後孤行特出之士恒恃此而不懼

不平也則呼曰天乎天乎故寧隱忍轗軻終不肯降志辱已苟與世推移亦冀求伸於將來乃今不然善不必壽惡不必夭作忠者罹憂造偽者顯遂視彼蒼蒼方夢夢黟黟耳則所謂天者安在哉是以比干剖死屈原見放顔回短折孔孟隱約撫迹遭事使人憤惋悲歌長歎涕下不能自已故曰長歌之哀甚于痛哭今觀余公乃亦若此之倫矣周公之言曰視履考祥又其詩曰求福不回夫余公自為邑令為臺諫暨今為按察副其履

具載傳志其回與否至彰彰可考也往余在朝益親見余公行事謇諤貞諒是古賢之流也乃今弗究也又弗壽也祥與福固如是乎彼所謂天者安在歟如是雖欲使人不憤惋悲歌長歎涕下不可得矣故歌者導鬱者也詩者敷志者也挽者宣悼者也今諸為余公作者誠不出于鬱悼則已使誠出于鬱悼則所以傷其志者必有甚于痛哭者矣或曰顏夭蹠壽以變言耳彼信能與世推移取富厚顯貴多金玉貨財安知其後之不喪也

余君即弗究弗壽然天下皆知余公之賢也又安知其非子孫之利也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亦謂是耳李子曰誠若是則諸為余公哀者亦可以少紓焉矣

周處士挽詩序

人之情有七其感人莫如哀哀亦有七然莫如義而哀與夫耳目聞見而哀吾於彼苟交且親聞其災則痛閔其逝則感遠其從則怨口吟之則歎㿭觸之則酸者固也彼非吾交且親吾徒以見以聞以義者從而哀之毀

於中而發於面作於聲氣布為歌詩斯非易能亦明矣
龎公徐孺子一匹夫耳百世之下聞其履行見其山川
墓廬欷歔瞻戀若失友昆非有大不得已必祠弔而後
去是孰使之然邪宜興周景暉孝弟耕稼罔求聞于世
鄉人化焉予不幸不獲與君識竊知其為學二子無疑
也君年七十而卒卒之日其交若親既無所不用其哀
矣已而見之者哀焉聞之者哀焉義之者哀焉君何以
得此邪哀不必同發而為歌詩則同此無他天下無二

情也君嗣某以國子生謁選銓部自狀父行持哀歌詩一卷因刑部杭君來請予序予固未與君識受而不辭者義而哀之與人同也夫予既以前說應之矣復語之曰子歸展墓辛高其封樹百世之下安知不有祠弔而至者乎

空同集卷五十七